



中醫的形而上學

楊 向 輝

詩家艾理奧特有一句話，即是：「你須尊重你的敵人。」敵人幫助受攻擊者使其認識自我。他可使自我良知向上，而將任何錯誤糾正。更能精益求精的去發掘它的真理，將它錘鍊得更為光芒。

我得謝謝一般主張廢止中醫和批評中醫為不科學的人們，這不是違心之談而是由衷之語。在西方沒有古代蘇格拉底及柏拉圖學派對希臘詭辯派之論戰，則後來西方的人文哲學決維持不到現在。在中國沒有古代儒家與刑、名、法家等之相互批評，則孔孟學說也不能在二千五百年後的今天，形成了世界學者研究的對象。如果站在和我相反看法的人們，不認為我是童叟性的樂觀主義者，我認為過了廿世紀以後，中醫學說必將步孔孟學說後塵，而成為世界各國醫哲主要研究的一門學說。

往往一些對真理確信不疑的人，就被冠上了保守者或頑固份子的名號。還不獨中國目前的情形是如此，在歐美又何獨不然。在一九五九年美國學者奧爾巴赫所領導的青年自由主義，與粵佛氏所主張的保守主義雙方的論戰。前者乃沿襲希臘詭辯派及中古之唯名派，以人為一切事物之準則。後者則為保持西方的大傳統，含有自然法思想與道德的人文主義。同年英國劍橋文學大師利維士氏抨擊科學家兼小說家斯諾爵士的科學文學，而掀起大西洋兩岸思想家對科學文學與人類前途的軒然大波。這些還不過是代表兩種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觀點而已。而最可使人引為怪異的是正當臺灣目前有人主張全盘西化時，報載英國工黨議員漢布里於倫敦參議會用中文講演，要求倫敦學校停教俄文及蘇聯歷史，改授中文及中國歷史。同時無獨有偶的哈姆普郡之范波格英空軍研究所的二十名科學家正在學習中文，其中至少一名說：「以科學論，中國已愈來愈重要，故能說中文是甚為有用的。」（見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香港華僑日報）一些捏着拳頭打自己鼻子的人，看了這一類的報導，真不知其何以自我解嘲啊！

自從十九世紀達爾文的進化論為世人所接受後，產生了共產主義的唯物史觀。不單惟是，即大多

數學術界的思想，亦趨向於感官所能接觸、認知、實證的「器物」世界，而忽略了心靈和精神所指向而產生的另一種現象的「理性」世界。在現代歐洲思想中有所謂現象論（Phenomenology），創始人胡賽爾氏所持之唯理主張，而將科學主義（Scientism）所依據之各種論斷難倒。近廿年來胡氏之哲學風行於歐洲大陸，影響到政治經濟及一般學術思想，醫學自不能例外。因為現象論中所包含之方法及旨趣，使人與自然恢復和諧，即佔其中之重要部份。而歐洲有識之士，亦認為偏重科學與偏重哲學均失其當，蓋「實在（Reality）複雜異常，凡將「實在」或吾人對「實在」之認知，還原至「一種」原則或方法者，在先天上已犯有錯誤也。所以他們認為事實上一種科學的特殊規範正在興起，而有發展成爲一種新生時代之徵兆。在開闢此一文化的新紀元過程中，是經過了科玄論戰到科哲論戰「而漸漸接近到科哲合一的階段。因為對終極原則的追求，與對當前原因的追求，二者本互爲因果的。自十九世紀自然科學有驚人的成果後，科學的領域遂爲其壟斷獨佔，而不許其他具科學性的學術分其一杯羹。他們忽略了是否除「科學的」方法之外，有無其他種方法，能否符合前者所得到的權威而使用的準確標準與證實標準；同時他們亦未考慮過被指稱爲「不科學」的研究之結果，或許有其用途，而與科學所產生出來技術上的奇跡，對人之存在同具重要性。而祇知道專以模倣物理科學方法爲各種研究的對象而已。（介紹歐洲現象論者爲旅美學人顧翊群先生，本段多採顧氏之語，見人生第二八八期。）

在現象論學者中之之一的海德格氏所著之「非物理之世界觀」一書中，將人與自然恢復合一，頗近似於我國天人合一之說。因此我得引老氏的話來證明它，老子說：「人法地（指一切有機物和無機物言），地法天（指氣候環境言），天法道（指運行之軌道言），道法自然（指一切自然律言）。足證人與宇宙根本就是二而一者，一切須與自然結合而絕不可分離的。這與海德格氏所抱持之主張，可謂

不謀而同了。凡是讀過中國文化史和哲學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有史以來，可供參考研究的最古文獻中的易經這部書是專論陰陽五行的。陰陽是自然界的必然現象，五行是自然界的一切有機物與無機物，人生既離不開它，那與人生結下了不解之緣的老、病、死、苦，當然也跳不出陰陽五行的範疇。可見中國醫學以陰陽五行作為基礎醫學，實有其真強之所在。在近時我國學者解釋五行論者，能有所發明的有兩位：一是醫學博士李煥堯先生所說的：「就現代觀點言，則『五行』似較『四行』（古希臘哲學家思想）為週密；蓋九十八種元素，用五行幾皆可歸納之；而用四行則不能也。譬如各種金屬，固皆可隸於『金』；矽、硫、矽、磷、砷之類，亦可隸於『土』；講及氫、氧之類，則可作為『火』；碳為有機化合物之母，所有植物皆含之，故可云屬『木』；而溼則『水』也。然古人創制時，並非預知今日有此等元素，不過當時必仰觀俯察，冥索窮探，以為宇宙皆可納之於此一定律也。」（見中國醫藥第六期）此乃就具體方面而立說的。另一位是旅美學人陳立夫先生所說的：「由無極而太極，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都是分析宇宙間變化的程序與法則，使人們知道在任何環境（天）和趨勢（命）之下，如何操縱變應以得其中。所謂知天命以盡人力者是也。後來的人更加上了些動的種類、性質、和動向，稱之為『五行』。（力之向上者曰火，向下者曰水，由一點向外發展者曰木，從多方面向一點集中者曰金，平衡而前進者曰土，合此五種基本對力成一勁波，故曰五行。）此亦頗合現代科學的分析，而有助於易理之瞭解也。」（見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日報）此乃就抽象方面而立說的。但以中國人而研究本國的哲學思想原為理所當然之事，最使人意想不到的是以科學先進著稱的國家——德國，研究我國的基礎醫學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在這裡我將香港「現代中醫藥」第五卷一期所載日本西醫坂口弘氏赴德國研究同樣療法（荷苗療法），於到達德國後，致香港陳居霖氏的一封信節錄於下，內容說：「歐洲方面，研究中醫藥，日益興盛，茲將弟所見聞與感想，匆匆走筆報告如下：從前由中國發明的鍼灸療法，最近在歐洲成為有極高的評價，此種情形，中國友人，當然希望得知。……鍼灸學的國際鍼學會，擁有極多會員，得到各國鍼灸學者的參加。德國數年前明列市的拔希門氏和土吐格的許米特氏，即去法國德立夫氏的國際鍼灸學會，隨德立夫氏學習

此法。……一九五一年，德國鍼學會出版鍼學時報，隔月發行一次，每年開會員大會一次，將研究發表。我來德後在去年九月底，亦有出席此演講會一次。……會內大概第一有『中國醫學基礎理論的解釋』，『中國古代自然哲學思想之陰陽學說，天地人等之研究』。柏林大學教授波波氏，係『中國醫學』一書的有名著作者，此書對中國醫學的介紹，非常詳細，對診脈、疝氣、積聚等的概念，及內經運氣論亦有解說。許米特醫師，在日本所學根據五行論為取穴法的學習，傳授與德國的醫師，五行論的相生相剋，與五臟器間的關係，最近已進步到認為係病理學與內分泌的關連，屬於極有興味之事，此等並非只係空論，如井穴的知熱感度測定，而知經絡的虛實。……其後十一月，許米特博士在『士吐格』地方，對於初學鍼學者開講習會，有六十二名德國及瑞士的熱心醫師（指西醫），集合聽講。同時有兩位係有大學教授銜的史狄夫花特氏及拔哈門氏，亦舉辦講習會。……歐洲的醫者，對氣、血的運行，陰陽的能，五臟六腑的調和等學說，在治療時極重視。……總之，法國德國的醫者，對我們東亞的中國古典考究精神，出乎意料之外的比我們更通曉，易經老子被翻譯，上文已有述及，內經、難經的內容，亦有詳細介紹，而且熱心學習。最近法國方面，有一本一千頁的中國醫學大綱出版。美國方面芝加哥地方大學的域女士，將內經翻譯。總之，以人為小宇宙，將人與自然之間調和的中國醫學，在數十年間，可替代以往支配世界醫學的細胞病理學；歐洲人現在正相信今後新時代作為另一新醫學的領導。……歐洲人在實際日常臨床方面，亦有極優秀臨床成績，如許米特氏的診病，常有病人預定到二至三週以後，方能輪到代為診察者。……又日本不用奇經八脈，但歐洲則使用奇經八脈，而獲得成績者甚多。……我們東亞的醫者，信賴我們先人遺留下來的寶藏，因此有努力貢獻於世界醫學的必要」。 (一九五五年一月六日) 我們讀了這封信，在細胞病理學獨霸世界醫壇的今日，居然歐洲學者會相信今後新時代作為另一新醫學的領導者乃屬中國醫學。幸而此語出之於日人坂口弘氏之口，若是出之於中國籍的中醫學者之口，就有人會斥之為荒謬絕倫了。我們細味坂口弘氏信中的「東亞醫者」「先人寶藏」這些話，一般不願意承認自己先人遺產的人，再看看非其子孫者却以爭得承繼權為無上光寵的，真不知其何以為懷了。

使我引起回憶的是在民國四十八年間，自由中國的一位學者，曾以易經上的陰陽配合現代原子理論來解釋，當時引起一些自命有科學頭腦者譁然責難，原文雖不復省記，但此一影響我是記憶至新的。如果要引用這位學者的話到中醫基礎學方面去，那陰陽既是天地間自然的兩種氣體，也就是自然的兩種相吸相引的生命力；試證以易經上所說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和「陰陽不測之謂神」。這個道，便是指陰陽的本體講；這個神，便是指陰陽的妙用講。正是以陰陽兩種質力說明宇宙萬物化生、發展、和波動的關係，而必以此兩性爲此一關係之因子。根據近代物理學家研究之結果，認原子內大部份爲空隙，僅有小部份存在一個陽電核，或稱原子核。核外圍繞無數的陰離子，或稱電子。宇宙萬物則是以原子爲最後單位。而原子活動，則又以陰陽兩性電核與電子之關係而發生。人體生理學上亦以每一個細胞中，則有分子之存在，分子中則有原子之存在，原子中則有陰陽兩性之存在。概括的說，陰陽實爲相對的統一體，與五行之綜合的統一體，同爲哲學與科學永恒不變之規律。中國的基礎醫學就是根據此一規律而形成的。所以我認爲這位學者以原子解釋易經而引起的非議，是因爲他是中國籍的學者，若是出之於歐洲科學先進國家的學者口中，那些科學後進就不會加以詆諆了。

譬如說在中國基礎醫學中有一句最普通的話，即是：「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有陰陽，故人身亦有陰陽。」無可懷疑的是陰陽是自然界的必然現象，已如下述，這是人們已經確實認定了的。但是祇要把同樣的理論引用到人身上的生理上去，它的準確性固然是絲毫不折不扣，而一般人們對它的認定却遠遜於前者了，爲的是它不能在有限的科學儀器下找到實證而已。如果根據現象論的學者之觀點，就必以抱實證主義者爲大謬不然，因爲他們的主體對象是形下之「器」，而非形上之「道」之故。在歐洲醫學家嚮往我國的基礎醫學動機之所在，不可否認的是受了「非物理之世界觀」的現象論者的影響使然。他們漸漸懷疑正統醫學（西醫）之倒因爲果，首先有所謂「同樣療法」及「自然醫學」之產生。同樣療法之創始者爲德國哈尼曼博士，此派醫學最近數十年來已爲國際醫學界所重視，據「中國新醫藥」所載劉翼凌先生的報導，在美國已有兩洲承認其爲正當療法與正統醫學相等，美國有同樣療法醫院一百零二間，英國亦有病床六百張之同樣療法醫院。德日兩國採同樣療法治病的爲數更多。同樣

療法治病之原理，純以人體患病時所現局部及全體之種種證據，爲辨症用藥之標準，絕不混會正統醫學所重視之病名及疾病本質，故對正統醫學所重視之解剖、生理、病理、細菌、甚至於藥物學等等，概置於次要之地位。至於自然醫學之創立，據「中國新醫藥」所載迦軒氏譯文，謂自然醫學之興起，乃一部份正統醫學之醫者，不滿正統醫學之療效有以致之。自然醫學之治病，認爲自身含有恢復健康之能力，只要運用得當，便可使此源能發揮出來，不主張採用藥物。對於疾病之來源，認爲皆由體內廢物毒素之堆積，故力斥正統醫學細菌學說之謬誤。（楊日超先生僑港醫藥論文選集亦曾論及此點，本段多採楊氏之語。）楊氏對此兩者之結論是：「中醫之辨症用藥，一方面注重病名及疾病本質；另一方面則根據種種證據而區分其方治，然後按症投藥。故當於一方中兼採協助抗體，消滅病原等藥物同時並進，此則中醫全體療法之特點。不但有自然醫學注重人體自然療能之長處；且具有正統醫學消滅病原體及解毒療方之特效；至於中醫之辨症用藥，又與同樣療法有其共通之處；似乎中國醫學實兼有數者之長。在今日一部份之正統醫學家，已由懷疑正統醫學，而另闢他途之時，吾人對兼有數者之長的中國醫學，自應予以闡揚之。」如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東西兩大醫學之主流及其分支的一般情形。而近代歐洲學者之思想領域接近我國三千年前的思想境界時，在時代的大動脈中，這不是逆流，而是返本還源萬派歸宗。

最後，我得對「形而上」「形而下」作一簡單之述說來結束本文。此二語最早是見於易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西哲亞里士多德亦有形而上學，其義即超物質的意思，中國的基礎醫學，大多是以氣化主論，不專重物質，當然是屬於形而上一類的。在南宋理學家的朱子答黃道夫的信裡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我國的哲學大師張君勱先生在他底「新儒家思想史寫完以後」一文中說：「自常識言之，事與理，心與物，形上與形下，自可分爲二。然推原至宇宙之始，必先有理而後有物，或窮理之由來，必本於心，則宇宙中之事物，自可還原於一理一心，此在西方古代有物質與格式之二元論，至近代有現象與本體之二元論。然推至宇宙所以創造之絕對理念，或智識所以形成之出於一心，（下轉P.12）